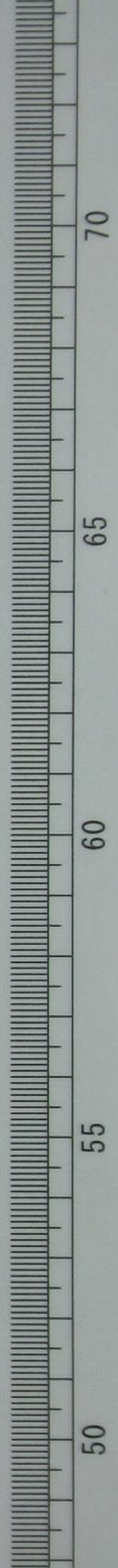


陸宣公奏議

上

113
740
1



門 4 13
號 740
卷 1

陸宣公奏議

聖明宋進呈奏議劄子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郎氏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
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
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
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
經効於世閒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
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
於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

413
740
1-3

陸宣公奏議 卷一
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閤。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

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陸宣公傳 國朝朱高安相國蔡聞之尚書
博採諸史為歷代名臣傳所載宣
公傳較新舊唐書尤賅謹錄於右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舉進士及第中博學
宏詞調鄭尉罷歸刺史張鑑有重名一見奇之請為
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
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
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
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
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訟

唐名臣陸宣公傳

國朝朱高安相國蔡聞之尚書博採諸史為歷代名臣傳所載宣

公傳較新舊唐書尤賅謹錄於右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舉進士及第中博學宏詞調鄭尉罷歸刺史張鑑有重名一見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訟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舉進士及第中博學宏詞調鄭尉罷歸刺史張鑑有重名一見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訟

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趨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閭。稼。以奠稅。度產。以哀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

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贊言。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不能越軼。此謂緩也。希烈。果于奔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以鄧襄。掠獲之資。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寧。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

屈則屯戍失于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則守禦失于不足也。今若還李芑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承平日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番乘虛深入。先帝避之。

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本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將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帝不能用。其冬。涇原兵過京師作亂。朱泚反。帝如奉天。贄從幸。時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日數十下。

皆出于贊贊若不經思。操筆輒成。皆周盡事情。中窾會。旁吏承寫不及。同列咸拱手嗟歎。嘗與帝論致寇之由。皆羣臣罪。意指盧杞也。帝護杞。因曰。此天命。非由人事。贊上疏言。陛下四征不庭。兵連禍結。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天所視聽。皆由于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

自頃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駭。果如所虞。非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帝又問當今切務。贊言當今急務。在于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贊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本。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

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于人。人必悅而奉上矣。是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近者畏懼。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于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

太平可致。陛下以今之所睹。驗往時之所聞。則事之通塞。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因勸帝使羣臣參日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銜。歸過于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詞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納也。贊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

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者。斯言過矣。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知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日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善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安能禁之勿傳。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

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辨。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銜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言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而不納。

其誠誠不納則應之以悖令不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彰我之能從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帝頗采用其言會術者言國家厄運數鍾百六宜有所變更帝議加尊號贊曰尊號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冲况今喪亂尤匪所宜若以屯難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納其言但改興元年號下赦令贊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

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詔書之辭無所忌諱庶能令叛逆者回心喻旨帝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贊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爲制曰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惜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旣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

蒸庶痛心覲面。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文武聖神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併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綠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勲。務在宏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竊盜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

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帝于行宮設瓊林大盈二庫。別貯貢物。贊言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藏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陛下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

陸軍公妻言 本傳
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
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
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
當憂貧。是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卽命
去其榜。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密奏恐爲所併。請
移軍東渭橋。帝遣贄詣懷光營宣慰。贄還言賊泚勢
窮。援絕。懷光乘勝芟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
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若不別思制持。
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卽以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

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東分賊勢。詞婉而直。理順
而明。雖蓄異端。無由起怨。帝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
猶與懷光聯營。贄復言晟軍旣移。二人孤弱。可託言
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爲掎角。帝曰。
卿所料極善。恐懷光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
時。不閱旬。懷光果襲奪建徽。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
驚。帝徙幸梁。供儲不豫。道乏食。民有獻瓜果者。帝欲
官之。贄曰。爵位須宜慎惜。不可輕用。賜以錢帛可也。
若授以官。則彼突鉅鋒忘軀命者。必曰吾之軀命。乃

同瓜果視人如草木誰復肯爲用哉帝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事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俱山南道險從官相失帝夜召贊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與千金久之乃至帝大喜太子以下皆賀贊素直諫忤帝盧杞雖貶帝心庇之贊極言杞奸邪致亂帝貌從心頗不悅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兼翰林學士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數遣使貢行在帝惡其爲人皆不見欲以渾瑊代之贊奏楚琳罪固大但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宜厚加撫循便足集事必

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孰免疑畏帝悟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又欲加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功臣贊奏言官官具僚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有難則當之何定之有今乃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勲臣之憤帝乃止上又問贊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奸詐贊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

籍阮秦卒。防虞已甚。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知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蓋者憂于見疑。著勲業者懼于不容。懷反側者迫于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爲戒。天下幸甚。帝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贊極言吐蕃遷延觀望。翻復多

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彼若不歸。賊終不滅。帝謂卿言甚善。然晟瑊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贊以爲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京師平。帝命贊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贊諫曰。今大難甫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尙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蓋事有先後。義有重輕。宜遣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邱。展禋祀之

禮。申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若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天下固多嬖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中使求之。帝發梁州。問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可遣人代李楚琳。贊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結四海之疑。不如俟到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河中平。上問贊。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贊以河中旣平。慮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李希烈必誘諭所部。及

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是。則四方負罪者自疑。河朔青齊。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流涕。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今叛帥革面。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

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郡。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越明年。希烈將陳僊奇。果殺希烈。

以降。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皆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于進士中得人最多。爲唐代第一。明年參黜。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旣相。益以天下爲己任。面論敷奏。不遺餘力。帝自貞元後。懲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雖

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復參詰。乃得下。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賢貴廣。考課貴精。往者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然而課責嚴。進退速。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每歲集人。其後遂三年一選。選人稽壅。案牒叢淆。偽冒混真。吏因

得大爲奸弊。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缺者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爲三分。每歲計闕集人。檢梃吏奸。天下便之。贄又言于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措置失當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

陸宣公奏議 本傳
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此蓄斂乖宜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每年江淮運米百二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

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絲

陸軍奏議 本傳
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時與趙憬、盧邁、賈耽同相。上嘗使人諭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奏曰：「昨臣所奏，唯憬得聞。陛下委曲防護，是于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古者爵人于朝，刑人于市。唯恐衆之不睹，事之不彰。」

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寔之言。利于中傷，懼于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彼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贄排已，與有隙。贄又嘗奏論備邊六

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干不均。機失于遙制。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疆場寧謐矣。帝不能盡用。心甚重之。又以郊赦竄謫者。未霑恩。擬三狀以進。奏曰。王者待人。

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其貶黜。長從擯棄。含悽念亂。或起于茲矣。帝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寔之士。贊諫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付任逾涯。以一事違忤爲咎。而罪責過當。則職司之內。無成功矣。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人無搖心。事有

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
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定數。唯以資產爲宗。不
以丁身爲本。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
寔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又大歷中。供軍進奉。旣
收入兩稅。今于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
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穀帛爲額。不專以錢穀定稅。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減稅。闢田爲課績。其四。論稅限
迫促。請更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
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請爲占田

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初竇參惡李異。出爲常州
刺史。及參貶。異爲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受汴
州節度劉士寧賂遺。帝怒。欲殺參。贊言朝廷大臣。誅
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
爲辭。參于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
刑有濫耳。乃貶參驩州司馬。帝又欲理其親黨。籍其
家貲。皆以贊切諫而止。時宦官恨參尤深。日謗毀。竟
賜死于路。贊請以李異權判度支。帝許之。又復欲用
裴延齡。贊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

陸宣公奏議 本傳
奸。延齡誕妄小人不可用。弗聽。俄而延齡姦佞天下，皆嫉怨，以得幸天子，莫敢言。贊復上書苦諫，帝不懌。延齡謀去贊，譖毀百端。十年罷爲太子賓客。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于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贊輩怨望，鼓煽軍人也。」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奏，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而卒。年五十二。諡曰宣。生平權古揚今，絜情度物，敷之爲文，誥俾狡猾者嚮風，則有制誥集二十卷，論思獻納，興利除害，吏事巨細，酌量精絕，則有奏草七卷。其在相位，推

賢與能，舉直錯枉，內格君心，外圖治要，將以致久安長治。又有中書奏議七卷，始入翰林，年尙少，以材得幸于天子，歌詩宴遊，朝夕侍從，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于贊。議者謂興元戡難之功，雖爪牙宣力，蓋贊有助焉。天子常以行輩呼爲陸儿，而不名。解衣推食，同列莫敢望。及輔政，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所言悉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他恤乎。」居忠州十餘年，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

著書地苦瘴癘。祇為古今集驗方五十卷示鄉人云。其奏議至今傳。

論曰。若贄者。乃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剛直如魏徵。而性行較醇。方正如宋憬。而謀畧更優。指陳時政。洞若觀火。皆本仁祖義而出之。昏佞漆膠。正直不容。貶竄在外十餘年以歿。何竟忘奉天。被圍梁州。再幸時也。贄之自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所學者。學為忠與孝也。學為明理而察。物也。學為理國而安民也。若贄者。始可以言學矣。

贄不負德宗而德宗負贄。悲夫。

陸宣公傳

陸宣公年譜輯畧

按公諱贄字敬輿姓陸氏唐吳郡嘉興今屬浙江人曾祖

諱敦信高宗時拜左待極檢校左相封嘉興子祖諱

齊望代宗時為祕書少監明一統志人父諱俚以蔭

補溧陽令母韋太夫人權序玄宗天寶十三年甲午公

一歲誕生五月三十日辰時或云生十一月初八日子時

代宗大曆六年辛亥公十八歲

刺史張鑑與語奇之贈錢百萬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辭不受領新茶一串而已是年登

進士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又以書判拔萃科調

渭南尉尋改監察御史權以五術八計三科四賦

六德五要說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時皆趨其言

詳載本傳

八年癸丑公二十歲

齊試禁中春松詩載全唐

十四年己未公三十六歲

德宗即位以春宮時素聞公名詔對翰林即日為

學士數問公計策

德宗建中四年癸亥公三十歲

是年八月兩河未平

時朱滔據幽州盧龍軍今北直永平府李納據平盧淄青

今山東青州府王武俊據鎮州成德軍今北直真定府田悅據魏博天雄軍今北直大名府帝命河

東今山西太原府節度馬燧今山西陽今河南懷慶府節度李芑昭義軍即澤潞今山西潞安府節度李

抱真暨神策軍李晟朔方今河套節度又淮西李李懷光先後討之逾二年未有成功

希烈寇襄城襄城縣今屬河南許州府希烈據

處帝詔河陽都統李勉救襄城又詔行營節度哥舒曜神策將劉德信將兵三千繼進詔問

公計將安出公上兩河淮西利害狀指陳得失瞭

如觀掌惜帝不能用

各狀年月俱係查對御製歷代年表

又上關中事宜狀時禁兵俱出四征畿內寡弱民窮思亂故公連上奏不省隨有

涇卒之變乘輿播越十月涇原兵變朱泚反公從幸奉天上

遷幸之由狀時公艱難扈從啟沃謀猷特見親信德宗問以事詢公惟呼行輩而不名

厚愛之至也然公絕不自恃恩寵小心精謹未嘗有過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公為之操紙立就無不

曲中事情同職者莫能復有所助惟拱手嘆服而已

十一月上當今切務狀時李懷光戰敗朱泚先是十月

泚通奉天帝以逆賊雖退京城未收以切務問公公因

上奏八尺兩所未平

又上答奏未行狀公三十歲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仍申前二一奏之議

十二月上赦書事條狀草興元大赦詔詔下兵民

感泣諸叛藩皆自去偽號先是朱滔稱冀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

納稱齊王李希烈僭帝位國號大秦大楚朱泚僭帝位國號大秦時平賊者賴有李

晟渾瑊馬燧等諸將而居中調度實惟公是賴德

宗克復天位再續唐祚公之力也讀公諸奏狀則

了然矣東坡稱為智如子房術過賈傅不其信歟

又上尊號加字二狀此狀依允

翰林改轉狀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

興元元年甲子公三十一歲

正月上蕭復宣慰狀

請罷二庫狀此狀依允

薦袁高等狀

二月出使懷光營因糧賜不均上李晟兵馬狀

建徽惠元狀慮二帥為懷光所並帝猶豫竟不及救

三月李懷光叛公從幸梁州梁州即山南上瓜果擬官

主狀重名器也書車給狀草與示大妹請臨不與

山南道險公相失在後帝驚且泣號於軍中

貞公者賞千金及進謁太子諸王皆賀其一時見重

如此於車駕震異安食中書舍人轉使迎京師

上撫巡李楚琳狀初楚琳使屢至狀上帝乃召見

四月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上論解公輔二狀

優獎曲環狀

論解蕭復二狀

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狀

五月上結贊回軍狀帝惟恐軍回公則深幸謂京

城不日可復果不出公所料雖有宰相主大議公常居中參決可否時

人號為內相

又上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上替換李楚琳狀

中官賜名狀

此狀依允

散失內人狀

狀上帝不復下詔然猶諭城資遣

還宮發日狀

釋趙貴先狀

七月從車駕還長安為中書舍人

本傳

貞元元年乙丑公三十二歲

公母韋太夫人在吳中

序又云省母歸壽春今鳳陽府壽州也似當在壽州

然去職後又云持喪於洛俱不解何故今姑依本傳舊文

帝遣中使迎致京師

道路皆為之置驛鄉里文士咸榮焉八月馬燧等

平河中懷光自縊死河中平上請罷兵狀且論希

烈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希烈果神魂失據明年四

月為其下陳仙奇所殺

但此下六年內二年在憂服之中餘則俱無一言不

解何故且與鄴侯同時彼此皆不相聞問不相薦揚深可怪也

五年己巳公三十六歲

丁韋太夫人憂去職營葬於洛帝遣中使監其事

又遣中使護溧陽之喪會葬河南四方賻遺數百
萬公一無所取蜀帥章臯因布衣友善每月致餽
公奏而後受之

七年辛未公三十八歲

服闋覲見天子改容敘弔復入翰林權知兵部侍
郎內外旦夕俟其為相被竇參等忌嫉解內職八
月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取韓愈等五十二
人時號龍虎榜試明水賦御帝數中對吸廷京朝

八年壬申公三十九歲

是年春舊州出題當奇壽州
竇參黜元省尹禮壽春今

四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上長官薦舉狀

改轉倫敘狀

均節賦稅狀六條

七月上延齡度支狀

時權文公為左補
闕亦曾參奏延齡

八月上宣慰遭水狀

淮西宣慰狀

九月上京東水運狀

沿邊守備事宜狀

嶺南市舶狀

九年癸酉公四十歲

三月上竇參等三狀時謂參死由公乃小人好論議之過

五月上密旨宣事狀

齊映齊抗狀

十二月上汴州士寧狀

萬榮節度狀

十年甲戌公四十一歲

上田緒碑文狀

京兆折納狀京兆折納狀

度支市草狀

左降量移三狀

邊城貯備狀

十一月上延齡奸蠹狀

十二月罷為太子賓客被延齡等羣小讒忌而帝

亦好諛惡直故也

十一年乙亥公四十二歲

四月貶忠州別駕禍幾不測賴陽城張萬福等救

免初公守正疾邪或規其太銳公曰吾上不負天

子下不負所學遑恤其他既放常閉戶不出郡人
稀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但考較醫方著集驗方
五十卷行於世時李吉甫爲忠州刺史吉甫故公
所貶也不修怨於公且結好更以宰相禮事公吉
甫固不可及抑公之盛德有以致之後帝亦稍思
公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劍南節度韋臯屢表
請以公代已帝銜之不允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公五十二歲

順宗立特詔起公詔未至公卒贈兵部尙書諡曰

宣葬忠州屏風山

又名翠屏山

玉虛觀南今屬四川重

慶府祠祀在忠州治南又嘉興府北府學西南有
司歲時致祭子一諱簡禮

長安初起於十一朝簡

廣義忠誠風山天弘聖玉蓋贖南令圖四佩重

陸宣公奏議目錄



宋石安西遵寫

制真問圖



宋文公

陸宣公奏議目錄

卷第一

奏草天籟妹書畢新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卷第二

奏草

論敘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卷第三

奏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卷第四

劉真奏草目錄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卷第五

陸宣公奏議目錄

奏草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卷第六

奏草

天齋罪與韓林大盈二軍狀
天齋罪與韓林學士如轉狀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

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卷第七

中書奏議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卷第八

中書奏議

奏請指軍疑李晟等請軍兵恩自軍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宜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

糧事宜狀

卷第九

中書奏議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奏議竇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卷第十

中書奏議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劉宣公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卷第十一

中書奏議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卷第十二

中書奏議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四道州縣百數十

中書奏議

卷第十二

中書奏議

中書奏議

中書奏議

卷第十一

請量地限米粟等限使狀

陸宣公奏議目錄

唐陸宣公奏議卷第一

奏草一

論關中事宜狀

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贊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贊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此疏帝不能用後有涇源士卒之變贊言皆效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

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德威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啟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

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見晁錯傳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

本大權也
下有非獨焉
御諸夏而已
抑又有鎮撫
戎狄之術焉
二句

陸軍奏議卷一

先言前代。居重馭輕之說。

也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孝惠高后時量吏祿

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天子以爲私奉養焉不頒於天下之經費轉漕山東粟以

給中都官歲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漢興立都長安數十萬石

長陵又徙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選四方壯勇實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

之邊城孝武元鼎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元其

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

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又猶務戎備不忘慮危

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

者殆五百焉府兵之制起自西魏而備於隋唐興因

之凡天下諸道制府兵六百三十四皆

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舉天下不及關中

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雖府衛

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

一舉滔天兩京不守祿山當明皇天寶間既兼制三

道意益侈又請爲開廢隴右羣

牧等使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反范陽尚賴經制頗

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

馬每州有糧初肅宗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疋至

烏氏彭原太守獻衣及糗糧其有馬有

糧皆此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

初夷指安祿山繼有外虞祿山死慶緒繼之悉師東

陸軍奏議

卷一

奏草

三

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番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
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代宗寶慶元年七月吐番陷隴右諸道十月寇奉天王師
敗績駕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
寇則崤函失險外寇則汧渭為戎於斯之時朝市離
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
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
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十月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州
城邑具全宮廟無實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
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宏

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
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
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
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邠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
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
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
精強又徵諸道戎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
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代宗寶慶元年十
師戒嚴二年十月吐番寇醴泉京師戒嚴大曆三年九月吐番寇

堯叟奏議 卷一 奏草

邠州京師戒嚴三年八月吐番寇邠州京師戒嚴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

蠢茲昆夷猶肆毒蠹田儋傳云蝮蠹手則斬手舉國

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

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

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吐番每入

寇或擁兵十萬後合南詔其二十萬攻茂州屢為郭

子儀等所摧敗故使數至輒留不遣德宗即位遣太

常少卿韋倫歸其俘吐番即遣使者隨倫入朝明年

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遂議和好德宗命宰相尚書

與彼使盟長安而疆場此為外患未靖之証息兵稍以育馬漸蕃必假小

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

先是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

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命董突盡

帥其徒歸國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光晟欲誅之

未敢發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突怒執而

鞭之數十光晟勒兵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

足可明徵借如土番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

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見外患之今朔方太原之

眾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

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為憂

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

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

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
 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
 戰為危事至戒至慎而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
 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
 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
 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
 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李正已本名懷玉代侯
 名遂有淄青徐海登萊沂密德隸十州與田承嗣薛
 嵩李寶臣崇義輔牙相倚後又取曹濮徐兗鄆凡十
 有五州號最強大建中初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
 叛會發疽死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舊名忠志拜成

德節度使賜姓及各於是遂有常定易趙深冀六州
 地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已梁崇義相為表
 裏德宗立拜司空後服妖人藥即瘖三日死梁崇義
 本事來瑱瑱誅眾立為長代宗因拜襄陽節度使舉
 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等相結德宗示以不疑加平
 章事後為李希烈所敗乃赴井死田悅早孤田承嗣
 將死命悅知節度事俄檢校兵部尚書為節度使德
 宗立悅自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復與朱滔王武俊
 李納自立為王刺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
 後為從緒所刺朱滔乃泚之弟泚入朝以
 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滔權知留後李惟岳拒命
 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東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
 遂領節度賜德隸二州李希烈代宗命為淮西留後
 德宗立拜節度使梁崇義之反拜既而正已死李納
 希烈為諸軍都統平崇義功為多既而正已死李納
 繼之正已既死其子納秘不發喪以兵會田悅于濮
 陽與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

百寶臣死惟岳繼之李寶臣死軍中推其子惟岳為留後求襲父位德宗不許遂與

田悅李正已謀拒命德宗詔崇義卒希烈叛梁崇義死李希烈擁兵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克猶大

掠而去後李納叛命希烈討之希烈潛與納為唇齒

謀取汴州與河北朱滔田惟岳戮朱滔攜李惟岳拒

悅等連和自號建興王使詔滔還鎮滔大不平遂與王武俊等同叛然則往

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時李正已李寶臣梁崇而

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

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

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

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

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狗無已之求望難

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

重之計恐未至焉所謂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者也

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廢之

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蓄以

增騎代宗大歷以白志正代王駕鶴為神策軍使及

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王詔募兵蒐捕峻切郭子儀

之婿吳仲孺殖貨累巨萬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

官其子五品志正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家皆出

子弟烏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于是豪富者緣

為幸而貧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者若之
判度支趙贊請稅間架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
萬貸商賈以太常博士章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
兵乃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
代宗大曆十四年七月罷權酤建中三年
正月復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
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
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
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
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

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
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
不行之事有慮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
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
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
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
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
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
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

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指時政之失收拾通篇義論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強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已下正言當日事宜一端陛下倘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

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權酒抽買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異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禁無易於此謹奏

蔡九霞曰有唐政尚姑息天子之權下移于藩鎮

及德宗用兵河北大帥握重兵在外神策六軍
皆出京師守備單弱故公深慮及此其條論防
變之謀最爲明晰蓋涇卒未亂公已預見其必
然矣乃帝重桑道茂之先見而不重公之先見
何哉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時馬燧等討賊河北久不決淮西李希烈
復進逼襄城詔問策將安出贄上此奏

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
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
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升朝
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
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
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
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

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
 下詢芻蕘此堯舜舍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
 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誠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
 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
 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
 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
 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危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
 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
 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

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
 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
 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
 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
 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
 在學古兵法去病為人有氣敢征武帝時以戰功為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
 云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見其情而通其變則
 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
 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

是敢承認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盧龍朱滔，魏博田悅，鎮州王武俊，淄青李納，淮西李希烈，合從以叛。尚恐其中或有旁遭誑誤，內蓄危疑，倉皇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奸逆，以僭帝稱王者。

也。况其餘衆，蓋並裔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鳴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踴之能。劉向別錄曰：蹴踘者，黃帝所作，或云起戰國時所見。以練武士，知其材也。今軍中無事，但使蹴踘，謂陶毛團可蹋戲。晉文公欲殺魏犢，而愛其材，使視之。犢見使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距躍，超越也。曲踊，跳也。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

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
 奸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
 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眾寡不
 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漢武帝時
 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商賈輜車一徵
 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德宗稅及開架又甚於此
 卒殆窮於閩濮時諸將多請益兵故笞肉捶骨呻吟
 里閩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
 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
 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

日月獻紉復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
 遂乃過為臆度輒肆討論以為尅敵之要在乎將得
 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
隨起下文引証時事而分應之
 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今以陛下効其
 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
 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爾不足徵焉臣請復為陛
 下効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恒
 趙青徐迭為唇齒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
 謀同叛納分兵佐悅會幽州兵討惟岳悅乃以兵五
 千助惟岳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楊朝光攻臨洛將

張仵仵 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

援於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

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

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德宗詔河東馬燧河陽

張仵燧乃自壺關鼓而東戰雙岡擒賊大將盧子昌

悅遁保洹水李納李惟岳合三萬救悅燧引神策將

李晟夾攻悅悅大敗引臣故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

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効也田悅既

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

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

駐遺孽復安悅夜奔魏州自視兵械單耗懼不知所

不克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

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

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

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

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

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

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

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

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蹙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為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之要。深切之誠。

往事名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_{根。本。之。論。}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倘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重輕。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_{數。語。提。綱。就。用。丘。機。謂。田。說。}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_{謂。李。希。烈。}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

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祿山稱亂，首起薊門，中興以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史安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畧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田承嗣等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置吏以賦稅，自私自不朝獻于朝廷，置之度外。自肅宗至德迄寶應，凡七年，自代宗廣德迄大歷，中四十七年，共二十八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畧。悅既敗于雙水乃卑辭厚禮，結丹善騎射與武俊番種，有勇無謀。武俊本出契好于朱滔，王武俊齊名朱滔卒材多疑少決，多端倪皆受田悅誘。

陷遂為猖狂出師。王武俊殺李惟岳而深州降朱滔史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閒，乃說滔合從，滔大喜，滔因使王邕說武俊，武俊亦喜，于是滔率兵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脅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擄獲

之資希烈資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于前而飲食自

州南畧鄂州留其將姚瞻意殊無厭兵且未弼東寇

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

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

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強勁委之山

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

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

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

郊奔突之會勉初節度汴宋德宗立以為汴宋滑亳

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

城詔勉出哥舒曜以烏合之眾捍襄野豺狼之羣李

希烈陷汝州德宗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

邠寧涇原奉天兵萬人討希烈曜還屯襄城希烈遣

眾萬人攻柵曜苦戰破之居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

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

繼援帝復遣神策將劉德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

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

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

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

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時懷光將朔方兵屯魏

李芄還鎮為東都之援德宗以芄為河陽三城節度

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
 右賊車籍馬之擾。滅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
 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
 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
 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此下皆所以破
 羣盜。尚未殲夷。倘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
 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
 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
 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

之而李晟往矣。

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以晟為神策先鋒合兵攻悅悅大敗

猶曰

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

矣。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李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討悅幾遣加半之戍。

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托以

為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

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

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

矣。寶臣既蓄異志引妖人作讖座置金匱玉羊狠曰

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置堇子液雖復朱滔武

後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

張孝忠本李寶臣麾下寶臣死子李

惟岳反乃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為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遣蔡雄說

之復蹈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乘城固守卒全其軍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惟岳反日知與別駕李

濯及部將百人共盟歸朝惟岳遣王武俊攻之日知日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

後武俊拒命遣將攻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趙州日知復破其軍

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太原謂馬燧澤潞謂李

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抱真河陽謂李

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

則滅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為冗食。徙

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

唯陛下圖之。謹奏。

蔡九霞曰此篇與關中事宜篇議論彷彿想係一

時所奏但關中事宜篇意在內固京畿此篇端

說用兵機宜前論擇將馭將中論寇勢緩急後

則破庸人拘牽之議皆指時事為証驗不是紙

上空談也其如德宗不用其計乎

才高
屬書高
內傳
述也

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塗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祿山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

從兵興之苦說起

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求，膏血竭於筭筮，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

痛切

用兵多，非其勢必增賦

內騷然不寧，由閭里而郡邑，由郡邑而京畿，畿林，海

說海

關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于此陛下急于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增賦不恤搜括愈煩俱指當時實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事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蓄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稗販夫婦畢算緡錢趙贊請算除陌其法公私貿易干錢舊算二十加為五十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感

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說○德○宗○嚴○峻○清○心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晉魏顆見老人結草事環衛無誰何

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
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
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
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
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
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涉其
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
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
動罔不凶唯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

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
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
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
舍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
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
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為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造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

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前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畧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

列下達。丞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
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
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
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之阽
危。刷億兆之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
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
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
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
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

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
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
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
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閒不容復有所悔也。惟
陛下勤思焉。熟計焉。舍已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
遠儉。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
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
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暇。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
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

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舍而不為哉。斯道
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
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
乎天下不寧。昔古公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
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况陛下稟
英姿承寶歷。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苟
能增修茂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涇原亂
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
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

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
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
妖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
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
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蔡九霞曰。國家治亂。君與臣均任其責。此獨歸罪
羣臣。非為君上卸責也。蓋上不自刻責。則當歸
責于上。上既知自刻責。則當歸責於臣。告君原
有通理。况當日誤國奸臣如盧杞輩。寔有致亂

之罪使德宗憬然開悟思臣固誤國然誰爲用
此臣者則公之引君當道豈不婉言易入哉乃
以興衰諉之天命直將誤國之臣與蓄奸之主
一齊出脫不特埋沒公進言苦心且并悔禍初
心胥失之矣故拳拳于天命人事之說援古証
今反覆開導雖昏主亦當動聽易慮視以天命
不足畏爲對者其賢佞相去何如哉

事不出人而自稱權輿不息其姦其平豈止盡然
谷天無滌壑少以承天朴於斯而自致

臣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秦觀

德宗問贊

以當今切務贊以向日致亂由

此奏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成令臣審思
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
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
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
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
欲者陛下先行之群情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
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

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為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

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寔。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阡危。恤烝黎。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維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

陸宣公奏議 卷二 奏草

陸軍奏議卷二
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揉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宏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懷懷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

以下正言審察羣情之法

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當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恡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

上。天。下。歸。卷二
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誨爲謳歌
辰之間可使不變陛下倘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
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
塞違恐不止總明當今急務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
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
謹奏

蔡九霞曰自古帝王未有不審察人情而可致治
者但深居九重豈能徧悉閭閻疾苦恃有納言
勸諫之法此篇最爲曉暢當與老泉諫論參互

觀之

賜之之法此篇最為切當與老泉論參互

惟也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傾曰否其與樂也

辭審莫

前狀既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贊又上此奏

莫敢飲良察其候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亢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

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

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

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

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先救前奏一至之分也前

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

開諫誦之門通壅鬱之情宏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

一本再作願
披瀝下宜頗煩
曠言豈不慙
惶二勺

茲彌旬敘未見施行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
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
悽血誠敢再披瀝蓋犬馬感恩思効之心睽睽而不
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眾得眾之要在
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
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
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
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列
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

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
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
明。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
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奇情不交
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
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
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
人事上証據一番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
否。泰。損。益。繳。任。上。交。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

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

此為下文引古發端

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眾同欲，靡不興；違眾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於眾，舍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

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眾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离心離德，言違眾也。詩曰：女魚然于中國，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詩注云：魚然，自矜氣健之貌。歛，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背無臣側無。又曰：雖無老人，皆謂賢者不用，且無陪貳無卿士也。伊尹，伊陟之屬，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注云：老成人，謂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莫者，無也。朝，屬廷君。臣皆在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

彼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詩注云：臧，善也。不施順道之君，自謂所任使之臣皆善人，也不復考察，自有肺腸行其言自用也。前史數中心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如狂。商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見史遷應上。商本紀言恥。恥，過與前發端相應。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覽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傲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鈎轉前段。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迹，然失眾必敗，得眾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眾則全敗。

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
 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
 元龜也接古之。後方爲証。今每篇俱用此意。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引太宗爲安不忘危之粗舉
 近效之尤彰彰者以辨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
 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
 侔日月英畧施於百務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
 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
 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
 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

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
敘太宗求言若渴凡作幾轉每轉

論筆是一層意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

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

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

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尙恐過言謬舉旣往

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卽

箴規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二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得一善

則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

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

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

太宗銳情經術即于府開文學館召

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宏

文館悉引內學士留宿更夜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

道前王所以成敗或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

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

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

以為有貞觀之風

永徽元年上召朝集使謂曰事有

封秦自是月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兼

其政治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

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

治亂分關處

深接

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

高宗自顯慶後多苦風疾后

崩中宗即位光宅元年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且

為皇帝皇太后仍臨朝稱制天授元年改國號曰周

加尊號曰聖神皇帝降皇帝為皇

似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豈不以經邦之道

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

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

遂流迄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

中宗神龍二年

改元景雲時韋

后與安樂公主牛昭容等用

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

事皆私賣官爵墨勅斜封

元宗睿宗第三子始封楚王後為臨淄郡王韋氏

弒中宗矯詔稱制元宗乃與薛宗簡劉幽求鍾紹

元宗乃與薛宗簡劉幽求鍾紹

元宗乃與薛宗簡劉幽求鍾紹

元宗乃與薛宗簡劉幽求鍾紹

元宗乃與薛宗簡劉幽求鍾紹

元宗乃與薛宗簡劉幽求鍾紹

元宗乃與薛宗簡劉幽求鍾紹

元宗乃與薛宗簡劉幽求鍾紹

元宗乃與薛宗簡劉幽求鍾紹

元宗乃與薛宗簡劉幽求鍾紹

元宗乃與薛宗簡劉幽求鍾紹

京等定策討亂誅韋氏

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尅已從諫尊用舊

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

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

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

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

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

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

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

官司府以厚歛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聞望外寵持

竊國之勢兼制三道之類是也外寵竊國如安祿山內寵擅回天之謠內

回天如高力士用事事多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

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然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

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

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觀之佛心甘諛詐之

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則肅宗懲致寇

之由蘊撥亂之畧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

輟食廢寢洞啟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己應物

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

代宗。雖優柔。一。遊而尙知求。

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

而眾不離。析理尙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為。然於紫宸。

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

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宏。諫雖未從。且

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

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畧雄圖。牢籠物表。憤

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

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恒卦初六云浚恒貞凶王弼

則物不能堪。雖正亦凶。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難作。近者畏

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

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

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

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

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

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

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

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

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

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之。應。引。古。一。段。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以。遠。祖。律。以。近。宗。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

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蔡九霞曰。上篇只說察情之法。在乎求言納諫。此篇將古今帝王精勤而致理。怠荒而致亂。納諫則得人心。拒諫則失人心。之明效。大驗。盡情透發。宰天下者。宜書一通。置展坐間。

陸宣公奏議卷第二

陸宣公奏議

卷二

奏草

二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
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
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
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謾生是非以爲
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
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
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
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
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
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
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
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
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
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
誠願旣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
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
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

哀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是知破。德。宗。少。有。忠。良。之。說。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于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

一本循作守

公。告。君。諸。疏。每。以。誠。信。立。說。宜。是。人。君。能。
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于中，可以且。止。為。德。宗。一。時。針。破。俾眾無惑，存信于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破。德。宗。失。在。推。誠。之。說。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

聖真公奏議

卷三

奏草

三

信慎一本作
慎信

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信慎其所與而不可
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
所謂眾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
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
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為靡不效此其類於神
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
則狗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
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
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

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眾庶之不惑眾庶
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
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
於已而望盡于人眾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
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
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
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
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于物不信于
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

奏草
四

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臣
 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
 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
 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
 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從來拒諫之君多是思聞
 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謂大善
 盛德在于改過曰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
 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
 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

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
 唯以改過為能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
 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
 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非則其惡
 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
 拂者聖人之所尚至于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
 過不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中古已降淳風浸
 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
 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

諫一本作詰

王之意由此感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

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

流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爭者

必為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如魏徵每犯顏苦諫太宗輒為霽威之類

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如李

有佳鷹之表太宗手詔褒美之類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

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狗中主之常情滯

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

有求理之心必無濟理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

理一本作代

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于損

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師

出莊肆于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

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

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

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

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

之美莫大于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

矜術歸過于朕者臣以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

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

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

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為。

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

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左傳公二大雅有詢。

於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

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

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

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

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

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

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

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

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

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

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臯極，于以。

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尋常之所輕，乃聖。

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

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
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
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
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
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
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
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
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

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
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
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銜聰明厲威
嚴恣彊復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懼此三
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
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
上騁辯必剽說而折人以言上銜明必臆度而虞人
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
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復必不能引咎以

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慎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

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

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

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

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閒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

不通於下則人或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

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

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止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

理少從古已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

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

干剖而商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

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剿棄若知四子

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舍絕者蓋謂其

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

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訥訥而為晉賢臣趙文子

然若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引為辭躬之証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絳侯

周勃為木疆高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十

策宏不得其一公孫宏請罷築朔方武帝使朱買臣

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
 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高帝欲廢太子昌廷爭之強上問其
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然則口
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
 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
 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
 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
 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
易以聽納之美先引古之王者
 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薶纒於側蓋惡視

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
 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何罪釁與眾違欲與道乖
 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
 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
以懷勵之
 切為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
千古為政致治之至言逐步追趨進來
 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
 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
 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
 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趣趣向也人和附和也

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既。况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宜於上。則怨譴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諍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

皇朝田氏圖書

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攻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為忠。順謂獻替為妄。愚謂進善為比。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

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段發廣和虛心下道以盡其
 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銜以明不以先
 覺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
 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
 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
 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
 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
 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憂乎作威福何患乎
 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

憂一本作有

開。獎。善。之。門。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
 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
 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
 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
 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
 道得矣其納諫也段發宏納諫之懷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
 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
 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
 之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

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雖說進諫與受諫者各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享其名各獲其利而歸到進諫或不當受諫則不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拒之美德更令受諫者踴躍無既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段發闢推誠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之美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

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蹟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艾。有恥君不為堯舜意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嘆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陸宣公奏議 卷三
蔡九霞曰君而拒諫亦誰敢禁其拒者德宗本有
拒諫之寔而不肯居拒諫之名然唯此不居其
名一念猶是可與爲善根器不然雖有純忠格
主之臣豈敢向恣情拒諫之君剖心吐膽若此
公固不可及德宗亦未可盡非也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宜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
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
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
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
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
斷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
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
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作既

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
 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
 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
 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
 詳思不為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皇帝令絲絲北家職諸事並宜如變衆類檢於外
 右冀寧奉宜聖旨封平百官請上尊號曰聖極文苑
 奉天請尊號心字狀

重論尊號狀

是時賊泚未平帝欲明年改元而術家爭言
 數鍾百六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
 尊號一二字帝以
 問贊贊乃上此奏

右冀寧奉宜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
 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
 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
 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
 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
 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陸宣公奏議 卷三 奏草 五

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

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

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指後世兼稱皇帝嬴

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

秦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流及後代昏僻之君

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漢夏賀良等說哀帝宜急改元

詔曰皇天降祐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其以建是知人

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

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

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

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

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

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易謙卦云人道天亦助順易

辭曰天之所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

名深自尅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

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高德於夙古下可以垂

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

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

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

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王侯自稱以賤

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

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襄王使來告

德得罪于母弟之寵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漢光武詔令

上書者不得言聖漢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

損已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

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

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蔡九霞曰天子尊無二上豈在一二稱號之閒况

旋轉天心正宜自貶豈宜自尊蓋自尊者君心

侈侈則不可復約也自貶者君心敬敬則不敢

或肆也所係非渺何得以稱號虛名置而不諫

哉後世設為地瑞天祥以相矜異遂至蒿藜而

為嘉穀鴟梟而為麀鳳皆從一念之侈所致適

足為政治訾耳公之急於諫沮正得此意

...

蔡式靈曰天子尊號三上豈可一二辭贊之間必

外臣就轉天心五宜自尊豈宜自尊蓋自尊者誠心

已造於限不可辭也自服昔謀心難越限不進

...

...

...

...

...

...

...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寶曆不可悉數皇輿未

與元赦令既具帝以藁付贊使商討其辭贊知帝尊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疆其力焉上此奏帝納之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

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

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其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

等參考得失僉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

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似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

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

...

不可以常語論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

兵竭取財賦毗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

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

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

闈九廟鞠陷于匪人六師出次于郊邑奔逼憂厄言

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

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凶朱滔稱冀王武俊稱趙

齊王滔天僭帝者二豎李希烈僭帝位國號大秦又有

顧瞻懷貳叛援黨奸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

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

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紆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

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

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裁禱于桑野躬自髡剔

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見應

與岑文俞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

今茲德音亦類于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

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

鬱埋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

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
已上只就赦書說
 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
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
欲其真正悔過赦書必有善政條款欲其力行善
 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過言善
 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夫感者誠發于心而形于事人或未論故宣之以言
 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
 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
思之未詔論之先乃克
 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于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

信之論之後
 不可者措之無苟于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
 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
 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蔡九霞曰一番詔赦必有加惠於民者幾條然不
 過紙上空言何曾見之實事當時詔赦經公手
 定不患條例之不備而患不肯實行故以誠感
 力行之說進易曰納約自牖公庶幾焉

唐陸宣公奏議卷第三

陸宣公奏議卷第四
奏草
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
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慙顧慙非宜進退徬
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訐謨而
先從自說起
奏草

陸宣公奏議卷第四
為是宜當責安何能榮反聞
奏草
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
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慙顧慙非宜進退徬
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訐謨而
先從自說起
奏草

陸宣公奏議卷第四
奏草

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
 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
 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
 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
 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
 則臣死。越王勾踐反國五年。檄召羣臣。仰天而嘆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躬
 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讐密邇。亦
 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
 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

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此段。尚就翰林學士說。
 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
 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
 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論賞罰。夫行罰先
 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
 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
 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
 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
 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覲懼之至。謹

奉狀以聞謹奏

蔡九霞曰公隨至奉天參帷幄之謀功存社稷乃

引罪不遑未敢輕叨恩擢議論真摯絕非辭榮

讓爵習套純臣心事真可與日月爭光者也

德宗於行宮庶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
林大盈庫贊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
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
乃上此奏帝悟即命去其榜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

語見左傳

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

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

無諸侯不言多少

語出大戴王制篇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

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

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

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此。是。主。意。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承天子之富透發一番

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

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

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

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

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

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

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原。私立庫藏之始貴臣貪權飾巧求媚

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

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

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王鉷迎帝旨歲進錢鉅億

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帝以鉷有富國

術寵遇益厚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祗於茲迫

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

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

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德宗生日

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巳田悅各獻絹三萬疋悉付度支以代租賦清風肅然海內不

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出賈捐晉武焚裘之事咸寧四年

太醫司馬程據獻雉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鑿

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此以軍情離變。試詢候館之吏，兼探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發明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頌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

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御纜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休息，夜縋人于城外，采蕪菁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

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
 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
 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
 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
 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李白古風有燕昭延郭隗遂
 築黃金臺之句考史記燕昭
 王爲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紂爲象箸
 爲象箸必不加于土
 銅必將爲犀玉之杯蓋爲人與爲已殊也周文之囿
 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
 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

臧武仲謂季孫曰紆也聞之在上位者奉三無私禮
 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而後可以治人孔子閒
 居篇應上作法于貪示人以私意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舍此不務而
 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
 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
 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
 下天姿英聖倘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
 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
 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

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散其舊積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公其新賦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織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見光武紀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可收軍心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禁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

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方是大小經

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應行與

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不可句

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謹

陳言以聞。謹奏。

蔡九霞曰：人君治國，其上散財，其次計財，其下則

聚財也。散財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則貨利

流通，君民咸裕矣。計財者析秋毫竭流塞源，日

與卿大夫持籌登壘以圖筦利之術，何暇恤民

理政哉。至於聚財則幾于掩民而掠矣。而且蓄之私藏。曰將以自豐。是君而賈也。有不起而思攫者乎。此奏剖別匹夫之富與天子之富不同。因極論聚財之將以生變而散財之所當急行。反覆痛切。宜德宗之憬然悟。幡然悔也。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與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

臨晉公奏議 卷四
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任。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仔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任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

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况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遛。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

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盾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囑求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悵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病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偽相揉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瑒

以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諝

曾任金吾將軍

孫咸

曾任京兆少尹

周皓

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

裴胄

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

殷亮

以上並任

郎何士幹

姚南仲陸淳沈既濟

以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

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

陝西通志卷四
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倘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遺棄瑕。旣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下留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本論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宣慰感奏。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畧。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

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如何。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

敘軍情。語及于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充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畧。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論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鍾惺曰。賊泚困窮。牢柵中物。而懷光遽爾遲迴。首鼠觀望。李晟之軍受其節制。雖有忠謀。至計安所用哉。幸而晟得移營。翻然翱翔。不爲羈束。形

見勢動我得豫為之備矣此先事制人之高着
然而懷光氣勢甚盛倘托為君命不受之說又
事之可慮者也宣公以設言微中使彼不得借
以為端禁中頗牧詎不信然

其說謂懷光與李晟皆本絲黠不以微言為事
其說謂懷光與李晟皆本絲黠不以微言為事
其說謂懷光與李晟皆本絲黠不以微言為事
其說謂懷光與李晟皆本絲黠不以微言為事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帝狩奉天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所部奔命
連敗泚軍泚解圍去因懷光宣力欲見上請

誅盧杞杞說帝詔懷光乘勝討賊未可入朝
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見天子意殊志恨乃

頓兵咸陽堅壁入旬不出戰託言伺豐實陰
結朱泚時李晟與建徽惠元皆聯屯晟懼為

懷光所并疏請移軍贄恐建徽惠元
元勢愈孤弱必為吞併故上此奏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遛未進抑有他

懷光軍勢言
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

以二節度軍勢言
元三節度之眾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

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

憂危所切本
作憂歎危切

不相統屬揣懷光心事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
 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
 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俾之
 同處必不兩全斷定懷光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
 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
 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客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
 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
 慮變先請移軍就東晟見懷光反迹寢露奏請移軍
 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先變制備疏上未報適有使者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

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
 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
 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左傳譬
 晉角之諸戎犄仍先論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曰
 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
 人之心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趙宣子曰我若受秦
 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善政也潛師夜進遂敗秦師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疾雷不及掩耳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
 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

疾而徐則去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

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為用聚將

而罔能叶心自為鯨鯢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

觀于是乎有京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

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

解鬪一。篇。要。語。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唯陛

下圖之一。篇。要。語。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

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

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

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

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

患處艱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

所省擇謹奏

蔡九霞曰兩帥相疑便不宜同處一地况順逆之

心既異強弱之勢又不敵可不思出險防變乎

李晟先見公贊成之因復為楊李二帥計乃未

幾而懷光果并二軍公之料事其明如此

臣等竊惟聖朝設官分職。各有所司。苟非其人。難以稱職。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則望因此。主臨轉擴。隨息限不。收不去。令司更審。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激奉宜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

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臣竊惟人君不重爵賞則天下不
畏刑罰故爵賞之設所以勸善
刑罰之設所以懲惡此二者不可
偏廢也今陛下欲立賞典而先
立刑罰臣竊以為不可夫爵賞之
設所以勸善刑罰之設所以懲惡
此二者不可偏廢也今陛下欲立
賞典而先立刑罰臣竊以為不可
夫爵賞之設所以勸善刑罰之設
所以懲惡此二者不可偏廢也
今陛下欲立賞典而先立刑罰
臣竊以為不可夫爵賞之設所以
勸善刑罰之設所以懲惡此二者
不可偏廢也今陛下欲立賞典而
先立刑罰臣竊以為不可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德宗幸梁州一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物
命以散試官酬之贄以爵位為國之大柄不
可以饋獻微情輕襲名器帝以試官虛
名無損于事與亦何妨贄復上此奏

右欽澈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
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為信賞必罰
霸王之資輕爵襲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
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紊萬目皆弛雖有

祿山本作
逆羯

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祿山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安祿山反，肅宗方用兵，征討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薰蕕無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提。明。各。爵。已。輕。

辨涇渭不分，一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

為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

是言，倘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

義與權誘人之方，唯名與利名近虛，而于教為重利

近實，而于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

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

因眾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

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

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

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

摠。由。虛。各。未。當。輕。于。定。利。蓋。使。人。愛。實。利。之。念。

善其公矣義 卷四 奏草 六

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百官志云云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結東虛實之理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

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劬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

崇一本作敦

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
申明立功易賞之意
後之立功易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
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
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
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
為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
又正說瓜果人不必授官之故
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懽忻不如厚賞錢帛人
推廣欲使人心喜悅意處分極
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有不可顧
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蔡九霞曰人主之權所以號令天下者唯此虛名
為鼓舞要結之具使天下習而不知德宗却喝
破虛名二字是以之于人則不尊以之賞人則
不勸治天下其何賴焉此奏極力將虛名實利
說得交錯盤繞古今來慎重名器之說無有如
此明切痛快者

陸宣公奏議卷第四

陸宣公奏議

卷四

奏草

下

<p>臣竊惟陛下聖德日彰 道化日遠 天下歸心 萬民仰德</p>	<p>臣竊惟陛下聖德日彰 道化日遠 天下歸心 萬民仰德</p>	<p>臣竊惟陛下聖德日彰 道化日遠 天下歸心 萬民仰德</p>	<p>臣竊惟陛下聖德日彰 道化日遠 天下歸心 萬民仰德</p>	<p>臣竊惟陛下聖德日彰 道化日遠 天下歸心 萬民仰德</p>	<p>臣竊惟陛下聖德日彰 道化日遠 天下歸心 萬民仰德</p>	<p>臣竊惟陛下聖德日彰 道化日遠 天下歸心 萬民仰德</p>	<p>臣竊惟陛下聖德日彰 道化日遠 天下歸心 萬民仰德</p>	<p>臣竊惟陛下聖德日彰 道化日遠 天下歸心 萬民仰德</p>
--	--	--	--	--	--	--	--	--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1753